

# 热播的《国家宝藏》背后,是神秘的考古工作者,里面有群人很特殊 专注沉船、宝藏,水下考古队员全国只有几十个,其中浙江 15 人 水下考古:就像惊险的破案

更多的人,对水下的宝藏有兴趣,但考古队员们关心的是,文物背后的信息。

本报记者 史春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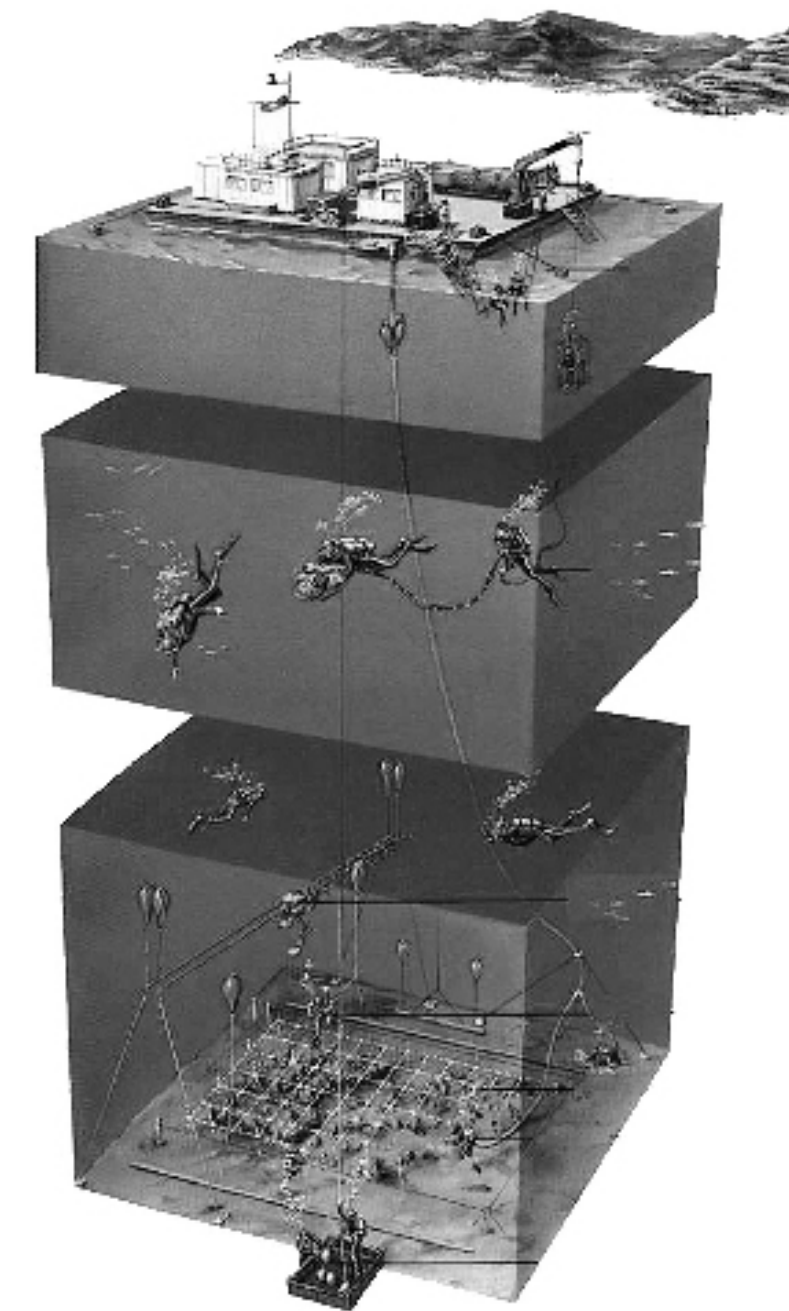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的海底有多少宝藏?谁在寻宝?怎么发掘?一艘古代沉船有多少秘密?如何和盗宝者较量?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些问题,神秘而好奇。

这几天,随着央视文化综艺节目《国家宝藏》的热播,带来了一股公众考古热。但是,这些宝物的背后,是考古的艰辛和危险,特别是水下考古。

在宁波,有一支水下考古队,他们沿着曲折的海岸线,发掘中国海底的宝藏。这是个极小众的群体。这30年来,中国培养了150余位水下考古队员,由于种种原因,仍在一线作业的不足一半。其中,作为海洋大省的浙江有15人。

除了神秘,惊险和刺激,他们的每一次下水,都是生死相托。



水下考古示意图。  
考古队供图

## 考古圈子里的小众群体

在水下考古界,1981年出生的林国聪是出名的“男神”。他是我国仅有的6个水下考古潜水教练之一、6个能够深潜至海底100米的技术潜水员之一,还拥有多项国际通用的资格证。

其实,“水下考古”这个名词的出现,不过百年,在中国,则只有30多年。这30年来,中国陆续开展培训班,培养了150余位水下考古队员。

有的因为身体原因,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,有的改行了,如今在一线下水的不足一半。其中,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水下考古队就有8名。林国聪就是队长。

这支平均年龄仅为34岁的“水下考古的宁波帮”,已然成为保卫中国水下文化遗存的中坚力量。

2003年,林国聪从老家福建来到了宁波,那时水下考古人才匮乏,第二年,他就报名参加了培训,从一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,最后修炼成为了教练。

要成为队员,必须经过严格培训,一个月的潜水培训和一个月的专业技能培训,然后通过考试,费用需要十来万元。培训时,经常被晒得脱皮。

林国聪记得,24岁那年初学潜水时,他整天泡在水里,每天手指脚趾泡到发白发胀,连晚上睡梦中都会不自觉地伸手踢腿练习蛙泳,一次由于动作过大,还惊醒了同屋酣睡的学员。

和普通的潜水不同,水下考古是科研。需要拍照,测绘,给每件文物编号等等。

电影里,深邃的海底,古老沉船横亘眼前,成群的鱼儿游弋身旁……既浪漫,又令人神往。可在林国聪眼里,水下考古是门严谨而艰辛的科学事业,这里没有浪漫,更不是猎奇。

林国聪下水的时候穿着一套厚厚的潜水服,加上身上的

各种器材和防身用的武器,总重量达到了70公斤。“潜水服是为了抵抗压强的,越往下,压强越大,一般每下降10米增加一个大气压。”

中国的水下考古队员最多能下潜100米,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深度。林国聪最远到过非洲的肯尼亚,参加国家的一个水下考古项目,寻找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遗迹。

水下考古队员们告诉钱江晚报记者,在海水中痛并快乐着,是因为钟爱水中探宝的感觉,水下的未知世界,让他们疯狂。

这些队员都干过陆上考古,也干过水下考古,同样找寻一件珍宝,在水里,难度超出陆地上百倍。但是,一旦找到了,那种兴奋感,也要超出许多。

## 每一次下水,都是生死相托

水下考古,并不浪漫。

“每一次下水,就是生死相托。”队员金涛这样告诉钱江晚报记者。这名出生于1983年的在读博士,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高材生。每次下水,都是两个人一组,一个人有危险,另一个人要帮忙救援。“只有当你握着潜伴手的时候,才明白,水下的生死与共,性命相托,两个人下水就要两个人一起上来”。金涛说。

水下考古队员虽然分散在全国,但一有考古项目,都会接受统一的调度。队员们的感情很深,像兄弟一样。“如果不够信任,不够坦诚,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生死相托了。”

金涛喜欢这样的氛围和关系,所以,几年前,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,回到了宁波。

与陆上考古相比,水下考古受天气、潮汐、洋流等不确定因素影响更大。海上气候变化莫测,刚还艳阳高照,顷刻又大雨倾盆,使得考古潜水更添了几分凶险,尤其是浙东沿海水况普遍较差,水浑流急风浪大,所谓的潜水探摸,其实就是靠手一寸一寸在淤泥中摸索感觉出来的。

你不知道会摸到什么,所以也是非常考验你的心理承受力。水下有生物,比如遇到水母,那就是梦魇。

水下考古队员王光远告诉钱江晚报记者,“水母中有些是有毒的,甚至有个别剧毒的水母可以置人于死地。”

一年前,曾有一位跟王光远一起工作的水下队员不小心被水母蜇到,当时他整张脸都肿了,到现在还留着疤痕。

王光远自己也有过被水母蜇伤的经历。“我们的脸、脖子这些皮肤裸露的部位很容易被水母侵袭,会像触电般的刺痛,然后那一片就火辣辣的疼。”

下水时,他们还要带一把刀,当然不是和鲨鱼搏斗,下水会遇到渔网,这同样是很要命的。一旦被缠住,就很难脱身。刀,就是用来割破渔网,但是,显然,在水下操作,非常费劲。

下水必带的还有一根绳子,这是他们的生命绳。沿着绳子下水作业,又沿着绳子上来,如果绳子找不到了,那也是很危险的,一个人要帮另一个一起找。

水下考古有季节性,5到7月是最好的工作时间,因为天气好,下水还要看天气看洋流,一天的工作只有两三个小时。

## 每一次发掘,就像破案

更多的人,对水下的宝藏有兴趣,但考古队员们关心的是,文物背后的信息。“值多少钱,那是拍卖行的事,我们兴趣不大。”金涛这样说。比如发现了一艘沉船,它是从哪来,到哪里去,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社会面貌。“我们就像破案一样,抽丝剥茧,尽量还原当时的特定环境,做出分析,加以研究”,林国聪介绍,“并不是找出宝贝就行了”,这也是考古者的最大乐趣。

他举了一个例子,比如他主持发掘的“小白礁I号”沉船遗址,从发掘至今的近四年时间里,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整理,这艘船是不是从宁波出发,它要到哪里去?当时宁波的海上贸易情况怎么样?等等。

就像破案一样,论证要有证据,而且是多重的。

有一个推测已经得到了相对的证实,这艘船应该是东南亚造的。有两个证据,一是木材,用的是龙脑香科和马鞭草科的木材,这是东南亚比较流行的材料;另一个是造船的方式,这艘船有龙骨和“肋骨”,造船史专家说,是东南亚常用的造船法。另外,他们发现,在龙骨上有两个圆孔,里面塞着两个铅片。“这就是‘保寿孔’,祈求平安,是当时的一种习俗,也在这艘船上得到了证实。”考古队员金涛说。



考古队员在清理刚打捞上来的文物。



①更多内容请扫码下载“浙江24小时APP”  
②注册  
③输入邀请码“AFOS”